

贞观政要



任俊华 赵清文

华夏国学经典正宗文库

《贞观政要》是一部富有启发意义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
《贞观政要》文笔洗练，情趣盎然
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智慧生
这是一本通俗易懂解读《贞观政要》的精品读本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贞观政要



任俊华 赵清文

华夏国学经典正宗文库

丛书主编◎任俊华 孙熙国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贞观政要正宗/任俊华, 赵清文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 8

(华夏文史名著正点文库)

ISBN 978-7-5080-5901-3

I. ①贞… II. ①任… ②赵… III. ①典章制度—中国—唐代 ②贞
观政要—注释 ③贞观政要—译文 IV. ①D6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5485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开

字 数: 413 千字

印 张: 20.5

定 价: 2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言

《贞观政要》是一部非常著名的典籍,主要记述贞观年间唐太宗君臣关于治理国家问题的一些议论和思考,内容包括国家治理中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从思想内容上说,其中所提出的“国以民为本”、“善始善终”、勇于纳谏、忧患意识、礼乐教化等思想对社会治理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想史、经济思想史、伦理思想史和军事思想史等学科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了解唐朝初年社会基本状况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

《贞观政要》的作者,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吴兢。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根据《新唐书》和《旧唐书》本传记载,一般认为约生于公元669年,卒于公元749年,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五朝。《旧唐书》中说他年轻时便“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后经魏元忠、朱敬则举荐,担任史官。除了《贞观政要》之外,吴兢还修撰或参与修撰了《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唐史》、《唐春秋》等,修改了《梁史》、《齐史》、《周史》、《陈史》和《隋史》,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崇尚简约、秉笔直书的史学家。

《贞观政要》共10卷,分为40篇,每篇的篇名揭示了该篇的基本内容,内容大体相近的若干篇合为一卷。第一卷,有《君道》、《政体》2篇。《君道》是全书的纲,论述为君之道,所以居全书之首。《政体》篇则揭示朝廷政治机构的运转程序和规范。第二卷,有《任贤》、《求谏》、《纳谏》3篇,说明君王对臣下应有的态度,指出君臣契合方可兴国之道。第三卷,有《君臣鉴戒》、《择官》、《封建》3篇,揭示出君王与臣下各自应有的责任与义务。第四卷,有《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4篇,从不同侧面论述皇朝王位继承人问题。第五卷,有《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5篇,讲的是以德治国问题,记录了唐太宗对仁义忠孝观念,以及这种观念的政治实用价值的高度重视。第六卷,有《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谗邪》、《悔过》、《奢纵》、《贪鄙》9篇,揭示统治者的个人修养对于政治的重大影响。第七卷,有《崇儒学》、《文史》、《礼乐》3篇,讲的是文化建设及礼乐教化问题。第八卷,有《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5篇,揭示了治国的几条大政方针,突出了以重农为基本国策和坚持法律的严肃性的思想。第九卷,有《征伐》、《安边》2篇,讲军事和外交问题,也包括如何处理朝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

的关系问题。第十卷,有《行幸》、《畋猎》、《灾祥》、《慎终》4篇,谈论君王的行幸活动和需要正确看待的祥瑞灾异,以及晚年问题。全书40篇,以《慎终》结束,与开篇《君道》前后呼应,颇有深意。因为《贞观政要》成书的时间,正是唐玄宗由励精图治日渐趋于安逸奢侈之时,因而《慎终》篇无疑具有警示和鞭策的现实意义。

《贞观政要》问世后被历代皇帝当作教育皇家子弟的教科书,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传到国外,成为享誉世界的政治学名著。

关于《贞观政要》的注本,目前最常见的是元代戈直的《贞观政要集论》(又称《贞观政要集注》)。该著成于元至顺年间,除采纳了唐代柳芳、后晋刘昫、宋代宋祁、孙甫、欧阳修、曾巩、司马光、孙洙、范祖禹、马存、朱黼、张九成、胡寅、吕祖谦、唐仲友、叶适、林之奇、真德秀、陈惇修、尹起莘、程奇、吕祖谦22家之说之外,戈直自己也对贞观年间的史实进行了阐发和评论。这个注本备受后世学者推崇。此次,我们应华夏出版社陈振宇先生之约撰写《贞观政要正宗》,就是以戈直的《贞观政要集论》为底本(此本被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收编,涵芬楼影印),参考了国内外各家注本,对原书的个别字句作了校改,并吸收了当今的一些研究成果。限于学识,不妥之处一定存在,敬希读者方家不吝指正。

吴兢原序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①，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寅亮帝道^②，弼谐王政^③，恐一物之乖所^④，虑四维之不张^⑤，每克己励精，缅怀故实^⑥，未尝有乏。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⑦，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⑧，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⑨，参详旧史^⑩，撮其指要^⑪，举其宏纲^⑫，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⑬，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⑭！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⑮。

【译文】 大唐有两位贤良的宰相，一个是侍中安阳公源乾曜，一个是中书令河东公张嘉贞，他们因为时逢圣明之主，位居宰辅之位，恭敬地信奉理想中的帝王治国之道，辅佐圣上和谐地推行王道，恐怕一件事情违背事理，忧虑礼义廉耻等治国的纲领得不到实行，一直严于律己、振奋精神，追想前人有借鉴意义的往事，从来不知疲倦。唐太宗时的政令教化，的确值得称道，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盛世。至于那时的足以垂范后世、推行教化的美行，典章、谋议、进谏、陈奏等言词，是可以用来弘扬光大治国大略，增进补益至善之道的，于是命令我，详备地加以甄别记录，构建起大致的结构，全面地发掘前人的规范和制度。于是我连缀汇集起自己的见闻，参酌详审原有的史籍，选取其中的要义，列举其中的主旨，文辞兼有质朴和文雅，目的在于惩戒和劝谏，这样做人的基本规则就很完备了，整军治国的政策措施也都具有了。一函共十卷，总计四十篇，命名为《贞观政要》。希望治理国家者能够遵循前人的仪轨，选择善德善行而学习，那么可以长久保持的基业就更加辉煌了，可以宏大的功绩就更加显著了，难道仅仅要仿效尧舜等帝王，效法周文王、周武王等君主吗？本书的篇目和顺序列于后边。

【注释】 ①侍中安阳公：名源乾曜，开元年间曾任侍中，封安阳郡公。中书令河东公：名张嘉贞，开元年间拜中书令，累封河东侯。 ②寅亮：恭敬信奉。出自《尚书·周官》：“贰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③弼谐：辅佐协调。出自《尚书·皋陶谟》：“允迪厥德，谟明弼谐。”孔安国传曰：“言人君当信蹈行古人之德，谋广聪明，以辅谐其政。”孔颖达疏曰：“聪明者

2 贞观政要正宗

自是己性,又当受纳人言,使多所闻见,以博大此聪明,以辅弼和谐其政。”王政:指王道、仁政。 ④乖所:背离事理,违背道理。 ⑤四维:指礼、义、廉、耻四种治国的纲领。《管子·牧民》中说:“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⑥缅怀:遥想,向往。故实:有参考或借鉴意义的旧事。 ⑦振古:远古,极久远的古代。 ⑧大猷:治国大道。

⑨缀集:连缀汇集,多用于著述、编辑。 ⑩参详:参酌详审。 ⑪撮:摘取,选取。指要:要旨,要义。 ⑫宏纲:大纲,主旨。 ⑬帙:古代竹帛书籍的套子,多用布帛制成。后世也指线装书之函套。 ⑭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出自《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祖述、宪章:都是效法、仿效的意思。 ⑮左:古代书写顺序为从右到左,“左”即为本段文字的后面。

【评解】 这段序言中,吴兢讲述了自己编纂《贞观政要》的原因,一是受源、张二位宰辅之托,二是赞赏贞观年间的治道,三是期望能够给当今和后世提供一些治国的经验。

目 录

吴兢原序	1
卷一 君道第一	1
政体第二	15
卷二 任贤第三	31
求谏第四	47
纳谏第五	56
直谏(附)	66
卷三 君臣鉴戒第六	81
择官第七	92
封建第八	105
卷四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119
尊敬师傅第十	123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131
规谏太子第十二	140
卷五 仁义第十三	158
忠义第十四	161
孝友第十五	171
公平第十六	174
诚信第十七	192
卷六 俭约第十八	198
谦让第十九	204
仁恻第二十	207
慎所好第二十一	210
慎言语第二十二	213

	杜谗邪第二十三·····	217
	悔过第二十四·····	222
	奢纵第二十五·····	225
	贪鄙第二十六·····	229
卷七	崇儒学第二十七·····	233
	文史第二十八·····	238
	礼乐第二十九·····	241
卷八	务农第三十·····	253
	刑法第三十一·····	256
	赦令第三十二·····	267
	贡赋第三十三·····	270
	辩兴亡第三十四·····	273
卷九	征伐第三十五·····	277
	安边第三十六·····	292
卷十	行幸第三十七·····	299
	畋猎第三十八·····	302
	灾祥第三十九·····	306
	慎终第四十·····	312

君道第一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①：“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②。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③，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④。若耽嗜滋味^⑤，玩悦声色^⑥，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⑦，怨讟既作^⑧，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⑨。”谏议大夫魏征对曰^⑩：“古者圣哲之主，皆亦近取诸身，故能远体诸物。昔楚聘詹何^⑪，问其治国之要，詹何对以修身之术。楚王又问治国何如^⑫，詹何曰：‘未闻身治而国乱者。’陛下所明，实同古义。”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一国之君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是一定要首先体恤和保护老百姓。如果通过损害老百姓来供养自己，就如同割下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一样，肚子吃饱了，结果自己也死了。如果想使天下安定，一定要首先端正自身的行为，自身端正而影子却歪斜，上面有条理而下边却混乱，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我经常想，对人自身造成伤害的因素并不是来自于外界的事物，都是由于自己的享受和欲望才酿成了灾祸。如果一个人过度追求口腹的享受，过分沉溺耳目的愉悦，那么他想要满足的欲望越多，则受到的损害也会越大，这一方面会妨碍国家的治理，另一方面又会对老百姓造成侵扰。如果再加上说一些不合事理的话，老百姓就会因此而人心离散，怨恨诽谤便由此而生，背弃叛逆的事情也会随之出现。我每当想到这些的时候，就不敢恣意放纵了。”谏议大夫魏征回答说：“古代聪明睿智的君主，也都是首先反省自身的行为，然后才能体悟身外的各种道理。当年楚国聘问詹何，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要领，詹何以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作为回答。楚庄王又进一步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詹何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治理国家的人自身端正而他所治理的国家却混乱的事情。’陛下您明白的这个道理，和古人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

【注释】 ①太宗谓侍臣：太宗，指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境内），唐朝第二个皇帝，年号“贞观”。侍臣，指帝王左右的近臣。②存：《说文解字》中说：“存，恤问也。”这里指抚育，保护。③股：也有版本作“脛”。啖（dàn）腹：填饱肚子。啖，

吃。④嗜欲:指对感官享受的追求。⑤耽嗜:过度追求,深切爱好。滋味:即美味。⑥声色:美好的声音与颜色,引申为歌舞与女色。⑦解体:比喻人心离散。⑧怨藟(dú):怨恨诽谤。藟,《说文解字》:“藟,痛怨也”,又引申为诽谤。⑨纵逸:恣意放纵。⑩谏议大夫:官名。唐时谏议大夫主要负责侍从皇帝,讽谏得失。魏征(580~643年):字玄成,馆陶(今河北境内)人,隋朝末年曾参加农民起义军,后降唐,贞观年间任谏议大夫等职,以犯颜直谏著称。⑪聘:访问,探问。詹何:又称“儵何”,先秦思想家,具体事迹不详。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曾经考证说:“《说文》:‘何,儵也。儵,何也。’儵何二字,盖一义两音。单呼儵者,连其余音则为儵何,今人称担荷,或称儵负。如蟾之为蟾蜍,澹之为澹宕也。《古今人表》周儵桓伯,《左传》儵作詹。然则詹何宜可为儵何,或呼詹子(《庄子·让王》作瞻子),如匡章称章子,陈仲称仲子。则老聃、太史儵,又易与詹子相混。高诱注《淮南子·览冥》云:‘詹何,楚人知道术者也。’则詹何为南方之道者,与老聃似。《韩非子·解老》:‘詹何能坐堂上知门外牛黑而白在其角。’是詹何有前识,与太史儵似。《吕氏春秋·执一篇》:‘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又《审为篇》:‘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曰:虽知之,不能自胜。詹子曰:纵之。’是与道德之意五千言似。《淮南子·道应训》谓楚王问詹何治国者为庄王,此庄王不在春秋世,盖楚顷襄王又称庄王(参读《考辨》第一三一),故与公子牟相及。《吕览·重言篇》:‘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是犹以詹何与老聃为两人。其先后之序,盖自近以逮远。老聃在田子方前,非太史儵即孔子所见。而詹何在田子方后,则为与公子牟并世之人也。”(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上海书店,1992,第190页。)又说:“《庄子》书有太公任,又有任公子。太公任即老聃,而任公子则为詹何。”(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191页。)⑫楚王:这里指的应是楚庄王,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59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问詹何”事,详见《吕氏春秋·执一》和《列子·说符》。

【评解】《论语·为政篇》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用道德来治理国家,君王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得到如众星辰(老百姓)的拥护。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意思就是说国君讲仁爱,老百姓就没有不仁爱的;国君取道义,老百姓就没有不道义的;国君正直,老百姓就没有不正直的;有一个正直的国君,整个国家就会安定了。在强调德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管理者自身的品德和修养,一直被历朝历代的思想和政治家所重视。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①。《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②。’昔唐、虞之理^③,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④。是以圣无不照^⑤,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⑥;靖言庸回^⑦,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⑧,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⑨,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⑩,而侯景举兵向阙^⑪,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⑫,而诸贼攻城剽邑^⑬,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⑭,而下情必

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译文】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问魏征:“什么样的君主是明智的君主?什么样的又是昏暗的君主?”魏征回答说:“君主之所以聪明,是由于能够广泛听取各种声音;之所以昏暗,是由于片面地相信一方观点。《诗经》中说:‘先人有遗训,征询打柴人。’当初唐尧、虞舜治理国家的时候,打开四门招纳天下贤士,擦亮眼睛了解四方情况,努力让四方各种声音都能够传到自己耳中。所以他们才能圣明到对天下事物无所不知的程度,因而共工和鲧这些人不能遮蔽他们的视听,花言巧语和不良的用心不能使他们迷惑。至于秦二世,则将自己深藏于宫殿之中,舍弃了外面的大臣,疏远了贫贱的百姓,偏信身边的宦官赵高,等到天下混乱,百姓离叛,他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梁武帝偏信宠臣朱异,叛将侯景领兵围攻皇宫,他竟然还毫不知情。隋炀帝偏信大臣虞世基,各路反隋人马攻城略地,他也被蒙在鼓里。所以一国之君如果能广泛听取各种声音,勇于采纳臣民的意见,那么贵幸的大臣就无法遮蔽他的视听,而下面的情况就能够顺利地被上面所了解了。”太宗对他的回答非常赞同。

【注释】①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语出东汉王符《潜夫论·明暗》,原文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所以闇者,偏信也。”兼听,指广泛听取各种声音;偏信,指片面相信一方观点。②先民有言,询于刍蕘:出自《诗经·大雅·板》。刍蕘(chúráo),割草打柴,这里指割草打柴的人。③唐、虞之理:唐即唐尧,虞即虞舜,都是上古时的圣君。“理”本应为“治”,为避唐高宗李治之讳,故以“理”代“治”,下同。④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语出《尚书·舜典》。这里是广纳天下贤才,广开四方视听之意。《尚书》孔传曰:“开辟四方之门未开者,广致众贤”;“广视听于四方,使天下无壅塞”。孔颖达疏曰:“‘辟’训开,开四方之门,谓开仕路,引贤人也。《论语》云:‘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门者行之所由,故以门言仕路。以尧舜之圣,求贤久矣,今更言开门,是开‘其未开’者,谓多设取士之科,以此广致众贤也。”“‘聪’谓耳闻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云‘聪四耳’者,目视苦其不明,耳聪贵其及远,‘明’谓所见博,‘达’谓听至远,二者互以相见。故传总申其意‘广视听于四方,使天下无壅塞’。”⑤照:查知,明了。⑥共、鲧:“共”指共工,“鲧”是禹的父亲,二人都是尧的大臣。共工“淫辟”,鲧治水无功,结果舜请求尧“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史记·五帝本纪》)。塞:遮蔽视听。⑦靖言庸回:《尚书·舜典》作“静言庸违”。“靖”同“静”,“回”同“违”。靖言:指巧饰之言。庸回:指用心不良。《舜典》孔颖达疏曰:“共工险伪之人,自为谋虑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违之,言其语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很也。行与言违,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⑧秦二世(公元前230~前207年):秦始皇少子,名胡亥,在位三年为赵高所杀。他在位时严刑峻法、钳制言论、奢侈暴虐,与其父秦始皇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导致了秦王朝统治的瓦解。贾谊《过秦论》评论他说:“始皇既没,胡亥极愚,郢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诛斯、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畜鸣。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⑨捐隔疏贱:舍弃不亲近的臣子,疏远低贱的百姓。赵高(公元前259~前207

年):秦朝宦官,秦始皇死后通过伪造诏书帮秦二世胡亥夺得皇位,得到秦二世宠信,把持朝政。后逼死二世,另立子婴为帝,结果不久被子婴杀掉。⑩梁武帝(464~549年):名萧衍,字叔达,南朝梁的开国皇帝,在位时笃信佛教,曾几次舍身入寺做和尚。549年被侯景叛军逼迫,病饿而死。朱异(483~549年):字彦和,吴郡钱唐(今浙江杭州)人。年少时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滋扰乡里。成年后发奋读书,立意进取,遍治《五经》,尤精《礼》、《易》,广涉文史百家,兼通杂艺,博弈书算。后经人推荐被梁武帝招用,深得恩宠四十多年,贪财受贿、欺罔视听,成为侯景叛乱,包围建康台城的理由。⑪侯景(?~552年):字万景,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北)人(一说雁门人),原为东魏大将,后投靠南朝梁,不久发动叛乱达四年之久,给南朝造成了沉重打击,致使南朝的统治中心建康“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南史·侯景传》),“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颜之推《观我生赋》)。552年被陈霸先、王僧辩所击败,逃亡途中被部下所杀。阙:原指宫殿门前两边供瞭望的楼或高台,这里引申为皇宫。⑫隋炀帝(569~618年):名杨广,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文帝杨坚次子。隋炀帝在位13年,大兴土木,穷兵黩武,激起大规模农民起义。618年4月被发动兵变的部下缢死于江都(今江苏扬州)。虞世基(?~618年):字茂世,余姚(今浙江境内)人。隋朝时历任通直郎、直内史省、内史舍人等职,深受隋炀帝器重,专典机密。他因看到高颉、张衡等对隋炀帝劝谏的大臣相继遭诛戮,于是对炀帝唯唯诺诺,百般逢迎。618年与隋炀帝一起被杀。⑬剽:抢劫,攻击。⑭壅蔽:遮蔽,阻塞,多用于形容用不正当手段故意隔绝别人的视听,使人受到蒙蔽。

【评解】 诸葛亮《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即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西汉所以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东汉所以衰败的原因。诸葛亮对蜀汉后主的这段告诫,是说君主身边的人会对他最终会成为明君还是昏君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与什么人交往,听取什么人的意见,还是取决于君主自身的修养。从这个角度说,魏征的这一见解同诸葛亮比起来对君主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①?”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②:“天地草昧^③,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④,百姓乐推,四海归命^⑤,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⑥,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⑦,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⑧,国之衰弊^⑨,恒由此起^⑩。以斯而言^⑪,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⑫,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译文】 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问身边侍从的大臣:“帝王的功业中,创业和守成哪个更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天下混乱之际,各路豪杰竞相起兵,被攻破了的才能投降,被打败了的才能屈服。由此而言,创业更难。”魏征回

答说：“帝王起兵，一定是在世道衰败混乱的时候，他去消灭那些昏庸狡诈的人，老百姓就乐意推举他，天下人都会归顺他，可谓是上天授命，百姓参与，因此开创帝业并不难。然而，帝位已经取得了之后，帝王在性情上往往变得骄横放纵，老百姓希望生活稳定，可是徭役征发不断，老百姓疲敝困顿，而过度的事务却不得休止，国家的衰败往往由此而起。从这个角度来说，守成更难。”唐太宗说：“房玄龄当年跟随我一起平定天下，饱尝艰难困苦，经历九死一生，因此看到了创业的艰难。魏征和我一起安定天下，担心一旦出现骄傲放纵的苗头，就必定会陷入危险甚至是灭亡的境地，因此看到了守成的艰难。如今创业的艰难已经成为过去，而守成的艰难，是我应当考虑如何与你们一起谨慎对待的。”

【注释】 ①草创：创建，开始兴办。守成：保持前人业绩。如《诗经·大雅·鳧鷖序》有：“《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孔颖达疏曰：“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坠也。” ②尚书左仆射(yè)：隋唐时，中央首要机关分为三省，尚书省即其中之一。尚书省置左右仆射各一，掌统理六官。《通典·职官典》中说：“秦时，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谓之尚书。尚犹主也。……隋及大唐皆有，其制略同，凡尚书省事无不总。”“仆射：秦官。汉因之，自侍中、尚书、博士、郎皆有之。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曰仆射。仆射者，仆役于射也。一云，仆，主也。）军屯吏、驺、宰、永巷官人皆有，取其领事之号。……大唐左右二仆射因前代，本副尚书令。自尚书令废阙，二仆射则为宰相。”房玄龄（579～648年）：齐州临淄人（今山东境内），唐初名相，曾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等职。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③天地草昧：《周易·屯卦·彖传》作“天造草昧”，王弼注曰：“造物之始，始于冥昧，故曰草昧也。”指天地初开时的混沌、蒙昧的状态。这里指天下混乱。草：杂乱。昧：蒙昧。 ④昏狡：昏庸狡猾。 ⑤归命：归顺，投诚。

⑥趣：同“趋”。 ⑦徭役：古代对人民进行剥削的一种方式，规定成年男子在一定时期内或特殊情况下要承担一定数量的无偿劳动，一般有力役、军役和杂役之分。凋残：原指叶或花衰败、脱落，这里指老百姓疲敝、穷困。 ⑧侈务：过分的事务，这里指过度的徭役。 ⑨衰弊：衰败。 ⑩恒：常，往往。 ⑪斯：这。 ⑫端：征兆。

【评解】 范祖禹说：“自古以来创业之主失去天下的很少，守成之君失去天下的却很多。……祸患和混乱无不是因为安逸而产生。然而不仅仅是创业之君守成很困难，他们的后嗣守成尤其困难啊。”从本章及“教戒太子诸王”各章可见，唐太宗君臣所最为担心的也正在于此。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①：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②，继体守文^③，控御英雄^④，南面临下^⑤，皆欲配厚德于天地^⑥，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⑦，传祚无穷^⑧。然而克终者鲜^⑨，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⑩，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⑪，统一寰宇^⑫，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⑬。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

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⑭,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⑮。驱天下以从欲^⑯,罄万物而自奉^⑰,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⑱。外示严重^⑲,内多险忌^⑳,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㉑,率土分崩^㉒。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㉓,子孙殄绝^㉔,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㉕,拯其危溺^㉖,八柱倾而复正^㉗,四维弛而更张^㉘。远肃迓安^㉙,不逾于期月^㉚;胜残去杀^㉛,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㉜,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㉝。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㉞,焚鹿台之宝衣^㉟,毁阿房之广殿^㊱,惧危亡于峻宇^㊲,思安处于卑宫^㊳,则神化潜通^㊴,无为而治^㊵,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㊶,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㊷,杂茅茨于桂栋^㊸,参玉砌以土阶^㊹,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㊺,群生仰而遂性^㊻,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㊼,不慎厥终^㊽,忘締构之艰难^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㊿,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貽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是月,征又上疏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

舟^⑬，所宜深慎，奔车朽索^⑭，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⑮，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⑯，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⑱，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⑲，简能而任之^⑳，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㉑，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㉒，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㉓，可以养松、乔之寿^㉔，鸣琴垂拱^㉕，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太宗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㉖，诚极忠款^㉗，言穷切至^㉘。披览忘倦，每达宵分^㉙。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㉚，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㉛，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㉜：“吾每见主上不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貽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㉝。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㉞，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㉟，名器崇重^㊱，当直辞正谏^㊲，论道佐时^㊳。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㊴，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㊵。必望收彼桑榆^㊶，期之岁暮^㊷，不使康哉良哉^㊸，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㊹，遂爽于当今^㊺。迟复嘉谋^㊻，犯而无隐^㊼。朕将虚襟静志^㊽，敬伫德音^㊾。

【译文】贞观十一年(637年)，特进魏征上疏说：

在我看来，从古至今，无论是承受天命荣登帝位的创业之主，还是嫡子承续先王之位的继体之君，他们驾驭天下英杰，南面号令天下，都希望能够以高尚道德与天地匹配，以聪明睿智与日月齐光，子孙百代，昌盛不衰，帝位相传，福祚永享。然而，能够真正得到善终的却是少之又少，一个接着一个走向失败、灭亡，这是为什么呢？探求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偏离了治国的正道。前人的教训就在眼前，可以拿来作为例证。

想当初，隋朝一统天下，兵锋强劲，三十多年间，如疾风般横扫万里，声威震动异域，然而这一切一朝失去，整个天下就都为他人所有。难道是隋炀帝他讨厌天下安定有序，不想统治长远持久，所以才做事凶残暴虐，来自寻灭亡吗？他依仗自己富足强大，做事不顾及后患。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驱使天下人民，为了供